



富阳江中两岛汛情严峻,近2000人夜幕中大撤离

新沙岛留守六人组: 放心,我们的家守得住



连夜全员大撤离

本报记者 俞任飞 张蓉
通讯员 高青军 徐柳君

水是一下子涨起来的。

7月7日,家住恩波广场边的富阳人汤根荣发现,过去离岸尚远的水面,几乎是在一日之内疯涨了两三米。到傍晚6点15分,上游泄洪水与富春江潮水汹涌交汇,富春江富阳段水位迅速突破8米的警戒水位。

晚上,汤根荣特意去湖边看了看,地势最低的江滨西大道一段,江水不安地舔舐着堤岸,几条船被拍打得四处摇晃,水面离岸还有不到一米。

上游不远处的新沙岛,4.12平方公里的土地,在新安江水库九孔泄洪下显得愈发汛情严峻。

入梅以来轮渡已经几次停开,下午巡防时,村民边全忠看到江水已自小岛北边的低洼处,漫过旧堤。7月8日夜10时25分,富春江面水雾弥漫,水位涨至9.09米,为1997年来最高。撤离与防汛,成为富阳这座傍江小城的主题。

根据最新消息,居民回岛的时间还未确定,还是要看这两天的汛情变化。

沿江社区

富春江富阳站水位 创23年来新高

7月8日下午4点半,汤根荣坐上了社区的接送车。在富阳城生活了近25年的他,还是头一回住进富阳的宾馆。儿女在外,67岁的汤根荣这几年都是一个人住。一早他就接到了社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,“说是让我做好准备,下午撤离。”

汤根荣记得上一次见识这种场景,还是1997年的洪灾。那年夏天的大水漫过了旧堤,一直没到家门口的三阶石梯。据水文站记录,当年富春江的水位超过9.94米,为历史最高。

7月8日下午,他这几年来头一回给家里做了个大整理,“小件的电器都做高,贵重物品和衣服毯子都存在高处,冰箱我一个人动不了,干脆清空拔了插头。”忙活了2个多小时。

汤根荣出门的时候,就带了一条毯子,披了件外套,顺手抄上了他出门必备的三件套——扇子、茶杯和毛巾。“现在提前预警,我觉得不会有啥。”对于汛情,他倒不担心。老汤还拿了瓶酒,说即便被疏散了,生活质量可不能下降。

坐在疏散地几百米外的指挥所里,富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、副主任沃志刚的情绪要紧张得多。刚刚转移好795位的一楼居民,腾空169个地下车库,他又张罗着组织人手,对沿街500多家商铺继续进行关停、转移。

下午4点,富春江富阳站水位超过8.67米。4个小时后,水位涨至9米,达到保证水位(保证自身安全运行的水位,又称最高防洪水位)。

晚上8点多,富阳城区内地势低洼的苕浦路16号最先遭了殃。富春江的水从支流苕浦江漫进老旧小区内,很快就汇成了三四十厘米高的积水。“20多人用抽水泵连夜排水,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。”已经熬了几个通宵的沃志刚说,苕浦小区的内涝已经基本排干。



江滨西大道垒起沙堤

富春江中两岛

提前6小时 连夜全员大撤离

入梅以后,富阳新沙岛上几度涨水。

边淑英眼看着水一点点高过了码头。边淑英的父亲边全忠是村里的老党员,他深知新沙岛地势不高,这两天的泄洪加上富春江的回潮,汛情严峻。他劝女儿,早些带着两个孩子暂住到城里宾馆,方便照顾。

6日晚上,边淑英赶着最后一趟轮渡入城。边淑英给女儿订好了酒店,又跑了几家菜场和水果店,精心准备了第二天的早餐——她最喜欢的自制寿司和葡萄。7日,女儿参加高考。

边全忠的先见很快应验。面临富春江泄洪与连续降雨叠加的双重危急,7月8日零点,富春江的江心小岛——新沙岛和五丰岛,在夜幕中吹响了“全岛大撤离”的号令,近2000名常住居民和游客需要紧急转移。

接到电话,边全忠一连跑出去三趟,挨家挨户通知已经入睡的村民,准备撤离事宜。通往应急码头的路不算太好,大家安排老人孩子优先撤离。

直到凌晨2点,第一批撤离人员准备就绪。临近凌晨4点,边全忠的妻子被安排在了倒数第二船撤离。湍急的江水在黑暗中翻滚,经历了15分钟的不安后,撤离人员才靠岸。

7月8日早上8点多,随着最后一班轮渡载着20多名村民和100多名工作人员出岛,两岛村民基本完成撤离。岛上共有1765人顺利转移,有的投亲靠友,有的则到临时安置点开启了集体生活。

边淑英的公公,70多岁的老人被就近安置到东洲中心小学。边淑英有些着急,但电话里老人倒是挺乐呵,“说还是这边热闹,让我不用担心。”

家人已安全撤离,67岁的边全忠却选择留在了岛上。他和其余4位村民及书记姜国林,还有无法转移的一户人家,成了新沙岛上最后的留守者。



东洲中心小学临时安置点

留守新沙岛

24小时看护家园 岛上还剩最后一户人家

7月8日,风雨交加,占地4.12平方公里的新沙岛变得非常渺小。

新沙村书记姜国林和其余5人分为两组,轮流值守,他们每隔两小时便去防洪堤旁巡查一次。24小时内,他们在8公里长的外防洪堤和5公里长的内防洪堤旁绕了好多圈,眼看着水位不断上涨。

村民们种植的玉米、土豆、花生、各类蔬菜等大量农作物被淹,“受灾面积可能近一千亩。”做了近20年村干部的姜国林难过地说。

留守的他们一边抵抗着大水,一边还要守护259户村民的家。这两天,姜国林的手机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电话打进来,大多来自离家在外的村民。

“我家的卷帘门没放下,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?”

“家里养的鸡、鸭都没来得及喂,帮我喂点饲料吧。”

……

岛上,还有仅剩的一户无法转移的人家,让姜国林他们时刻牵挂着。

“我母亲94岁,卧病在床,上半年刚开刀。因为长了肿瘤又在做化疗,政府派医生特意上门来看过。她的身体状况实在不适合转移出岛,我和妻子只能留下来照顾她。”70岁的羊焕民告诉本报记者,在村干部的帮助下,他母亲已从二楼移到三楼。

从挨家挨户敲门,劝说村民撤离,到轮流守在防洪堤旁,做应急抢险准备,54岁的姜国林已经连续两晚没有睡觉。眼下,大水还被高高的内防洪堤拦截在外。他特意拍了几张图,发到新沙村村民的微信群里,“让大家放心,我们的家守得住。”

7月9日下午4点半,随着新沙岛的电源恢复,心急如焚的姜国林们赶紧带着抽水泵奔向内涝严重的大片农田,用抽水泵抽水、用水棍疏通堵口,尽力为农户挽回损失。截止当晚10点左右,部分受涝土地的水位已比前一天下降不少。



留守人员巡查险情